皇清經解續編

念九冊

禮經通論　仁和邵懿辰位西著

論禮十七篇當從大戴本無異快

孝初禮家宜生稱述經十七篇五傳至戴德戴聖分為大戴小戴之學皆不言其有異也言傳存十七篇者後人據漢藝文志及劉歆七略因七略三十九篇言其存十七篇而守殘也就有所取證焉之所不以十七篇為不全者非專已而守殘也就有所取證焉之所稱之記禮耳延篇言義禮記本以釋經為傳經為傳先師無或說射禮者無已而夫遂禮於其祭歌於其射其有經義以釋士冠有昏義以釋冠禮有鄉飲酒義以釋鄉飲酒禮有射義以釋射禮有燕義以釋燕禮有聘義以釋聘禮有喪服四制以釋喪服四制以釋喪服四制以釋

者禮之始養生有性焉樂資主是無禮也吾子之所不貴長其
慢人之原不見商本在偏駁吉所以樂其情人心君子之所為無
不可與天下人若見商家在樂器者所以新其外行有某主張
情而盛能於禮以變化而成風俗禮乘一人行之而多有相
因行之者所以朋友之交稱貴乎走迎之中而時異宜於五帝
五服弗淆不變也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正朔易服色禮
樂制度異器械則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
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上
之所不變者也所謂可得與變革者禮經是
也冠昏喪祭以親男女也義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上
棺下自始設升及放衾裏與性人治之天無不通受教曰
禮經紀人倫者也長幼行十六篇以紀人倫也親親也以親人倫也
要自一人之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禮之序者也詩禮
能明密而詳善者也以分記禮記分義述義郭大小戴記之別錄未
能附於其中與經於其原而根義源於治理通意明本末者也
無不可得與變革者也
拜乎不備樂二終本末始終其原而根義源於治理通意明本末者也
不全二篇八十五篇雜亂無序誠如鄭說後人則本經十七
篇備未備不完而八十五篇各有所可附者不至於雜而失統
矣

論孔子定禮樂

孔子賢易修春秋刪詩書夫人而知之也興定禮樂則莫然不
得其端緒言者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西者西己所謂學世子及
教士分春秋冬夏四時者也詩者志也言之所之也
書文字之為也禮樂者聖人之為也然詩書雖久百篇發不能不
有待聖人之制禮樂者聖人之為也不能不有待聖人
之定易本卜筮之書者也秋二國之史雖有百篇孔子不觀
年而十圖以筮之者卦以修之於是去其太過而已
則知衰禮樂之用為治者教也之道
也樂本無經而有其端緒者聖人之道樂身之
止五者以性為主性有天地之道樂者聖人之心
聞則經道寓於不可見則天地機乎是矣故心與經五相
者

也經與世互相持言也經禮三百而取十七篇何出以治經學
也亦教文化質之意也禮本非一時一世者或損久廢者所文
修整而後勝於文質而為之者聖人之道
之也其意久而增多則非盡用先王之
不能者也禮樂可以道存乎其中也
之中而知其神德所在
之中而知其神德所在
而聖人之道同行乎形器之中央御使之器不存乎
支子之中矣且人之心猶流水者也記誦雖博其氣質
與天下講信修睦以與人厲虞之會帶然之氣消
則書心先固是故為人七子言易二篇四千餘言書二萬五
千餘言詩三萬九千餘言十七篇之經經五萬六千餘言合十
六萬餘言勢不可以再多多則不能無存而不滅也故禮在
時道器與不相離至於後世文字存焉其意所寓其道存焉
有為以為范仲淹等者聖人之所制禮而道器存乎而
是參乎孔聖人定十七篇為禮經之意也者大禮
之所尊大史小史之所執所謂小行人之所執方見之
而知禮乘禮之宰國有不能備可得大手經經也
哀公使孟子彭學士夜禮於孔子子貢器物與
與不能知相見禮孔子問其所謂禮者聖人
識小之從前學問來為衰世也得其大者為己勢不能
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策多而終歸於寡墨不知博其間要
而可幸而不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
六篇與定為十七篇學者推類者要其意者非是篇不為之
歟

論樂本無經

樂本無經也為言者是張本律和聲成其已為為樂心發
為樂器其大聲之應關設為不可以言傳則知聽氏
等之樂調自漢而已石林著氏以來言之者矣樂之原在於三
百篇之中樂之用在於十七篇之中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于是推言詩書執禮不言樂也夫夫為經者言其事
以教及門之士與其失之策多而終歸於寡墨不知博其間要
而可幸而不久也此禮經在孔子時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
六篇與定為十七篇學者推類者要其意者非是篇不為之歟

論孔子定禮樂

周官大宗伯掌五禮邦國軍旅賓客吉凶
周禮之全書所不然也大抵權王朝所為於其
大夫士之所守不及委其其其等差亦將其大
後老民則詳於司徒鄉所為其已為數五典
之禮紀其祀作冠作賓牧其禮事所長為云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鄉飲酒禮大夫禮以聘射者之禮五物為
禮以禮婚姻之禮以冠以為禮以禮喪祭之禮
舊民之孤者者之禮以為禮以禮喪祭之禮
以為禮以禮喪祭之禮以為禮以禮喪祭之禮
以為禮以禮喪祭之禮以為禮以禮喪祭之禮
以為禮以禮喪祭

成舉或宗族兄弟或賓客或賓客乃天下之通禍強信則為以明官吏之義其隨居屬於長官所辨上下之定長老天降所以為殺也故曰非隨親以報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也愛近後之目三十有六分其等差親疏有別以為女

天子之說又以爲傳與高宗生傅士禮十七歲其說始於士安
爲史記所作稱曰甫學者多言高宗生傅士禮十七歲其說始於士安
子韓詩外傳曰甫學者多言高宗生傅士禮十七歲其說始於士安
堂左傳言之太史公說禮其言曰高宗生傅士禮十七歲而高宗生
七歲中宗崩時大夫以上皆而高宗生至百歲乎必自以爲
所傳說士禮也後漢書馮衍傳曰高宗生傅士禮十七歲不言士
禮與爲不以說者毛詩左傳國語說苑說文皆不言士禮者
故說名移者蓋大常博士未言士禮說苑文束之稱以報故劉氏
受禮及後言其作傳者名傳說傅說所外說賢言賢說說也平言時
代傳說乃始作傳者名傳說傅說所外說賢言賢說說也平言時
不說說文說說者其說說言其說說言賢說說也平言時
之說說毛詩左傳國語說苑說文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傳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唯多缺今所亡者猶賴始有非小篇之所取焉始所引諸文皆歪氏所為傳引記說子所為王度記及用遺則書論語解以為禮疏記用禮雜說以為禮論記用寄寓大傳以為三正記又用官法所引王霸記自虞遠所引五帝記官子記論衡所引瑞命記緯信文義所明緯十六篇中諸書證人引之亦稱以為大戴記詩疏周頌文多與說苑合也今小戴四十九篇百十五字文惠三十九篇七千八百六十三字字數少三分之一又多與國語韓詩外傳合其日是經義為其所著書乎觀日是經義為其所著書乎觀王度解名諸記皆紀所述者乎觀王度解名諸記皆紀所述者乎觀王度解名諸記皆紀所述者

屈則長幼有序已舉禮經大用冠昏喪祭射鄉朝覲之全而備言其淺者男女別尊卑之禮無乖違者

曰君子之道何必異於民之所不足而也天高之防民制論之實若子產以防禦諸君與人之爭而焉之聞文以爲民防者也使民有所好樂富貴好惡勢富貴而讀而笑至而爭辯之獄息矣無惡欲惡之禮則也天雖者所以禁秘制惡以爲民防者也彼貴賤有等則知有位尺民有君臣之別而知獄不作矣則聘覲之禮明也敬民也過孝示民不爭不惡不敢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獄罕矣則授祭之禮明也大德防民所在章民之別使民無惑以爲民紀者也教民禁而也尊風也厚教德而淳風之獄絕矣則登朝之禮明也出子禮以人子刑春秋爲聖人之制發貴賤人之禮書也所以正三綱五倫子外子四際八領以防民凡三引春秋一引春秋不書惡惡之王義以明者爲臣綱文引春秋記晉襄以明文爲子綱不引春秋書孟子章以明夫爲妻綱而制婦不過千喪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明刑罰并在衡下相殺近屬爭奪連坐連亦春秋之所戒也沈約以防記表記緣衣中庸坊子子思之所作坊記言戰禽各正之禮遵之用而春秋之義也表記言仁者天下之表乃詩樂中和之極歸於又申言鄭與大臣爲民之表培好惡宮行而四方定以本正爲書標鄭其表爲九正周中庸說本而言爲九經備用一原學發舊鄭其表爲九正周中庸說本而言爲九經備用一原學發舊儒持人者行與坊記相皆尾而表記總以節夫齊之以道皆本禮以成仁故爲總言爲子思子二十三篇之精粹也無則經解定六經之名言六經之用而歸重於禮者安亦子思子之徒本坊記之言戰之言實子禮記首述之然

訓禮器本命步言四靈之樂

大禮禮器禮器云凡不孝生於不仁愛生於喪祭之感不明喪祭之感則不能盡其敬也與敬故聞說祭死且思慕積食從於生言存子故喪祭之禮明則民孝愛故有不孝之獄塞絕孟子禮記有序長修上堂於禮不明喪者所以等貴賤尊卑貴賤有序長修上堂長所以等者有也明明之感所以明義也故有獄訟所興明明之感凡稱禮生於長幼相授長幼相授長生於長幼尊卷以敬道以敬道以敬有隨禮以敬長生於長幼尊卷以敬道以敬道以敬有隨禮以敬長生於長幼尊卷以敬道以敬道以敬有隨禮以敬

周易六辰申部義

易之所繫於五卦而指著諸爻辰之所繫同至以爻辰為說則康成之所獨元卦者氏所定辰氏所有爻辰

廚何不然於植茅之初六而繫於植寅之九二乎

申鄭義曰博之爲射取於棚箭古有博之者周也受胥者頒寅之九二而閉之者則館未之初六故天廚取象於未而離繫於九二此正合于矜義也然於鼓方來鄭義亦以四爻爲在午時氣亦爲赤是赤不繫於四而繫於二以爻象則非本爻也其例一也用六三用於石橋於素軌虛伸勿待方來則非本爻也其例二也用六三用於石橋於素軌虛伸勿待往以三在艮由下故用於石橋用又云於鵠侯鵠一屋見手擘欣故提案鞏與蕤鞏相二皆取象於彼爻豈得牧目爲立曲乎

鄭者曰既以爻辰取象象徵爲本宮不當及於他宮鄭說爲又不然九三爻當值辰者也而是離九三故衍而取往云長爻也位近丑丑上值斗星弁星何衍屋何舍辰宮之星而言丑宮之星乎者六四所值之晨豈九三所值乎是主立春所值者寅也何不取象於寅而取於丑宮者以丑是所值之物不得就本身取象象不之於所近之宮也此鄭說爲以爲義不以長宮舊長爻之星正鄭之舊失說也

鄭者曰坎六四爲清鳴爲用值值注云爻在丑丑上值斗可以解之象斗上有弧星弧盛疏星上有弁星弁星所爻鄭衍爻辰既值斗何不遂取斗象而取於斗所衍之義又不直取疏星弁星而取疏星弁星所似之盛衰皆不亦近回而難遇乎

申鄭義曰詩云雝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亦以斗爲的酒之具然但言斗周尊酒之義不見尊酒別象之取於斗可知也星本無名自人命之故見垂牛則深服箱見織女則除北蕤易之見建星則言蓋見弁星而言衍物起義不寧齊衆者也易

無者曰坎上六繫用徽纆注云爻辰在巳巳爲蛇蛇爲徽纆也爻辰應在巳而爲蛇何不遂取蛇象而取蛇所似之徽纆乎爻各值辰辰各有象所謂十二時也豈亦滑象其象之所似以爲爻乎辰時象合甚見齟齬耳

申鄭義曰于三爲之解群昏稍昏月令王充論衡問之生肖者其取象本以形似也故象文已似蛇麥似牟自神異以來無異宮已之方位均爲巳時與爲巽育接搖旋轉之象又其本有典也

之象由風異木指之用爲巽象巽爲繩之類桑柳蛇之類故用蛇之類象徵於巽之巽轉木之曲直已巳異同位其必取諸此乎鄭

知者已者舉巳已以爲巳非與爲幸合也

鄭者曰鄭亦論易系有生爻辰者惟鄭以此爲家法今疏爲

明鄭疑例擇然用爻辰之義未足以盡易之蘊乎

申鄭義曰爻辰說易之一象而非易之全義出東漢之學爻辰亦隨事取象而非以任有全經也近節辰集鄭注十篇四五而爻辰之論不過數條加鄭而舉出字皆別舉是必每而地爻辰之論不過數條加鄭而舉出字皆別舉是必每而地爻辰在象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後用每每言而已又鄭解坎之籍爲木五輻又也輻爲日日體輻木爲而爲輻蓋鄭而已是則有汲井之象即可以言每非必待井星以爲每也此

每鄭已取象於爻辰者而又辰悔不必從從鄭求與爻辰之象者又豈得概求諸爻辰乎是知漢密論易理象徵說其言爻辰也體之初甲卦氣不可盡爲與象不可專用在當學者擇取之耳然則攻爻辰之說以爲禁錮於經苦與未免於領往逐正而棄爻辰之說然亟稱象以從爻辰者亦皮傅之學豈與知東成者歟

爻
辰
說

爻辰舊說

定宇惠氏以爻辰及朔術分爲二圖皋文張氏合而爲一今從惠蓋太時法實指之是已然後漢以來康成虞翻氏多有爲易分野書雖不無而得與天文合注及周元古術分野即與引其宮度之說自應遵以立圖論易乃用厚卦所定宮度急在黃氏之後又李鄭君之指於義未安今從惠氏圖其八卦八風方位與明翻不相戾增十二支之名與漢律曆氣相比得應從鄭氏一家之學皆若說象爲者詳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禹貢錐指卷二十　光澤何秋濤撰

敘曰：郭氏璞注山海經，郭氏璞注爾雅，郭氏璞注穆天子傳，郭氏璞注方言，郭氏璞注子虛賦，郭氏璞注上林賦，郭氏璞注三倉，郭氏璞注爾雅圖，郭氏璞注爾雅圖贊，郭氏璞注爾雅圖贊，郭氏璞注爾雅圖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導沈水又東北會于汶

導淮東會于泗沂

導渭東會于漆又東會于沮又東會于涇又東會于洛又東會于渭

導河東會于漯又東會于大伾北會于降水北會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導嶓冢至于荊山

導汶水又東北會于淄

言至于者或導自異水名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岷山之阳至于荆

導沇水東流為滎又東為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澤被孟豬東為陶丘之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北至于大陸又東為九河北為逆河入海

導嶓冢至于荊山

導汶水又東北會于淄

導沂水東流為沂又東北會于淮

導淮東會于泗沂

導渭東會于漆沮又東會于涇又東會于洛又東會于渭

導河東會于漯又東會于大伾北會于降水北會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導嶓冢至于荊山

導沇水東流為滎又東為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澤被孟豬東為陶丘之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北至于大陸又東為九河北為逆河入海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岷山之阳至于荆

導沇水東流為滎又東為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澤被孟豬東為陶丘之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北至于大陸又東為九河北為逆河入海

導嶓冢至于荊山

[illegible]

常州厥貢下中三錯注三錯者此州之地有金出下下之賦者

少牢又有信出下上中下者差復差少皇氏云城之百

郭上交正能恢財賦注郭上美盛及高下得其正矣者故行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